

與神同行

文／東山 圖／Kim

小時候，曾經在夏天觀察過螞蟻，面對這種小小的生物，我要蹲下來，才能看清，循著蟻隊的行進，我要穿過灌木叢，要經過小水窪。有時候，我還得在石頭的另一邊觀察，等著牠們從石頭縫下鑽出來；有些小螞蟻貪玩走丟了，我還會「頗為好心」地把牠抓回隊伍來，或者還會用水畫個圈圈，看看牠們會不會繞著走。

在這一路「跋山涉水」後，不知不覺中，我從家門口一直走到不遠的後山腳下，抬起頭來就是大半天；太陽落山，等晚上睡覺時，還會夢見誤入螞蟻的「愛麗絲仙境」。我躺在葉子上，觸角和幾隻腳上都沾滿了蜜糖，滿鼻子香甜的味道，結果一早醒來，床上果然有螞蟻，因我昨晚偷偷在床上吃了糖果。

古有莊周夢蝶，今有兒童幻蟻。

自然的教育讓我直至成年後仍保有對世界的好奇心，也讓我對自然萬物存有敬畏之心。

長大後，我遊歷了半個中國大陸，這段旅行的日子集中在大學期間，我會和不同的朋友出去旅行，據說旅行是最能看出兩個人的默契和交情的。有的人喜歡在酒店裡睡覺，而另一個人則喜歡按著行程跑得滿滿當當；有的人喜歡走路賞景，而有的人覺得遊玩就應該享受，爬山就得坐纜車。若是兩個非常相愛的人就會互相遷就，為對方互相讓一步，看看對方的風景，漸漸地也就明白對方的心境，自己的人生也會出現不同的樣式。若不然，友誼的小船在這次旅行後就會說翻就翻。

我們往往看重和親朋好友之間的相處，現在教育孩子甚至將情商放到比智商更重要的位置，但在我們的人生旅途中，能夠陪我們走完全程的不是我們的父母、另一半或者兒女，而是造我們的神。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不同角色，能讓我們更好地體會與神的關係。與人類不同的是，這條人生路上，只要我們不放開神的手，祂就不會離棄我們，但與祂一起在人生旅程中行走，也是需要「情商」的。

祂在我們的人生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，也同樣有著多層次的情感和心情，我們往往因為祂在天上而忽略了祂的心情，卻沒有認真想過祂也曾成為血肉之軀，來這個世界活過那麼一遭。

提到與神同行，幾乎是條件反射，我們會想到以諾，聖經中的記載很有趣，這段經文記載在「創五21-24」：「以諾活到六十五歲，生了瑪土撒拉。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，與神同行三百年，並且生兒養女。以諾共活了三百六十五歲。以諾與神同行，神將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了。」與神同行，如此載入史冊的輝煌功業，應該記念他在世所做的事，但聖經輕描淡寫地說他生兒育女。如果把「與神同行」四個字去掉，他就是一

個普通到再不能普通的人，我們或許可以做這樣的想像，在世人眼裡，他只是平淡地度過了一生，但神的同在並非表現在是否功績不朽，正如經上所記：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」（路十二15），也不是要有特殊的修行方法才能成為神的朋友。

但這段經文似乎暗示一個節點：「以諾生瑪土撒拉之後……」，瑪土撒拉的名字具有災難性預言的意義，他死的日子就是世界毀滅的日子，所有人都希望他長命百歲，但首先引起觸動的是他的爸爸。這個兒子彷彿就是一個提醒，別人叫孩子的名字，總是充滿了未來的希望，但對於以諾來說，兒子的長大成人意味著一個審判的可怕結局。為了能直接面對這個結局，他選擇了與神同行。





聖經並沒有記載他做了什麼才叫「與神同行」，也並沒有提到與神同行，是否能直接導致身體不死的結果，這兩者之間的關係，至今仍是奧祕，最重要的是靈魂能夠安歇到主的懷裡。

如果把我們與神的關係和人際關係進行類比，我們會發現一些並不按常規走的線條，如聖經中提到：「二人若不同心，豈能同行呢？」而另一處經文則告訴我們：「當以基督的心為心。」

但在我們到達這樣的境界之前，我們的靈性旅途往往也會跋山涉水，泥濘滿身、淚流滿面，甚至滿身傷痕。

無論處在什麼樣的關係中，日常的分享和情緒的互換是互相了解的基礎。不知你的身邊是否有這樣的朋友，他會自己說「廢話」兩個小時，一碗難吃的菜都能和你分享，而你也不嫌他煩，那麼你們一定是很好的朋友。彼此分享日常越多表示關係越好。

如果我們以這樣的角度看待聖經中的聖徒，那麼會有一些有趣的發現，聖經中記載，神看亞伯拉罕像朋友，沒有什麼不告訴他的。而《詩篇》中大衛王的詩篇，如果先暫時遮蓋住「神聖的光芒」，將它接地氣地看待，那麼我們或許可以看到，大衛王對神

情緒的表達，他憤怒於朋友的背叛、讚嘆於神的天地傑作、傷感於神的臉再也不轉向他……，這些難道不是對朋友的情感傾訴？

他和神的關係很好，經常上聖殿去求問神，也因此很了解這位老朋友的脾氣。在因為他的罪，神讓他兒子生病時，他躺在地上不吃不喝，誰勸都沒有用，他想著神或許能轉換心意，讓他兒子活下來；但當他兒子死後，他立刻起來穿衣吃飯。其實神有能力讓他的兒子復活，但兒子的死讓他明白了神的旨意，再鬧下去，或許神會更生氣，他便接受了事實，迅速恢復自己的理智。

我更願意稱他是個聰明的人，是個「情商高」的人，他能夠理解神的心意，做能夠取悅神的事，而非走捷徑。在他看來，和神建立好的關係，比世上的事業更重要。在山洞裡，他本可殺了掃羅，這是一個唾手可得的機會；但他寧願放棄，因為這並非捷徑，而是一條看起來快速卻讓他失去根本的路。他對於神的認識告訴他，這是一個「萬丈深淵」的陷阱，而非一條光明寬廣的道路，既然神應許給他王位，他何必捨本逐末？不得不說，他是個屬靈上「精明」的人。

而現在我們是否願意效法大衛，稱神是個可交心的朋友，什麼都要告訴祂呢？經訓說，我們若願意親近祂，祂也就願意親近我們，我更願意將其看作是一句應許，像是祂向我們伸出友好的手，承諾我們會感受到祂手掌的溫度和質感，承諾將臉面轉向我們，

當我們帶著天父的濾鏡看待人生與這個世界時，
我們便漸漸變得和祂一樣，
成為一個在祂眼裡聖潔和完全的人。



或陰雨或陽光都是一種賞賜。祂並不是一個不能體會我們軟弱的神，但與我們不同的是，祂戰勝了人性的弱點，並未被罪所勝。

我的爸爸最近被查出了癌症轉移，親戚中沒信主的已經擔心的晚上睡不著覺，情況不是太好，我也很擔心，一直怕他自己斷了在這個世界的念想，就督促他趕緊去接受各種治療。他倒反而很平靜地說，這時候醫學的治療已經沒有用了，就是看神有沒有旨意留他繼續在這個世界上做聖工。電話打回去，他也總是跟我說：「不要怕，我們有神，生命在於神。」

當然作為兒女，是希望爸爸能活夠歲數再走，希望兒女的心意能夠感動到天上的神，將生命的燭火續上，也請弟兄姐妹幫我們代禱。

其實，與神保持著聯繫，本身就是一種安全感。當在經歷人生絕境的時候，心裡能有一聲「我們有神」，就已經讓我們心裡有了幾分底氣，當我們了解神存憐憫善良的心時，我們就能坦然入睡。對於所有人來說，心靈平安就是一種福氣。

中學上學的時候，學校有宿舍，老師們都住在宿舍裡，所以有很多的家眷，其中我們特別喜歡語文老師的兒子。那時候，他大

概只有兩三歲，常晃晃悠悠地在校園裡，不用說一看就知道是誰的兒子，因為他和爸爸實在太像了；一個大圓腦袋，一雙老成的雙眼滴溜著，走路時還會學著爸爸把手背在後面，路都走不清楚，樣子倒是很足。我們時常逗他，讓他模仿老師說話的樣子，這孩子機靈得很，說著說著還做了個扶眼鏡的動作，舔了舔說乾了的嘴唇，逗得我們笑得都快岔了氣。

兒子崇拜爸爸，又長期和他在一起，一定會有他的模樣在身上。所以保羅說：「我活著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處」（腓一21）。在這一方面，我們不如學學兒童，他們覺得大人好厲害，想試著了解他們的世界，試著模仿、試著體會，或許看起來笨拙生疏，但卻是與大人連接的重要表現。成年人類並不是完美的，我們承襲優點的同時，也有可能染上惡習，但天父卻是完全的；當我們帶著天父的濾鏡看待人生與這個世界時，我們便漸漸變得和祂一樣，成為一個在祂眼裡聖潔和完全的人。

我們或許可以做個屬靈上愛分享的「話癆」，保持著孩子的童真和好奇，什麼都願意和祂說，隨時都願意跟著祂，我想祂也會把我們抱在懷裡，當作至寶，看作可親愛的孩子以及可分享的朋友。

